

老

老圃遺文輯

錢鍾書敬署

圃

遺

文

老圃遺文輯

楊蔭杭 著  
楊絳 整理

長江文藝出版社

## 老圃遗文辑

杨荫杭 著 杨 绛 整理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排版  
文字六三三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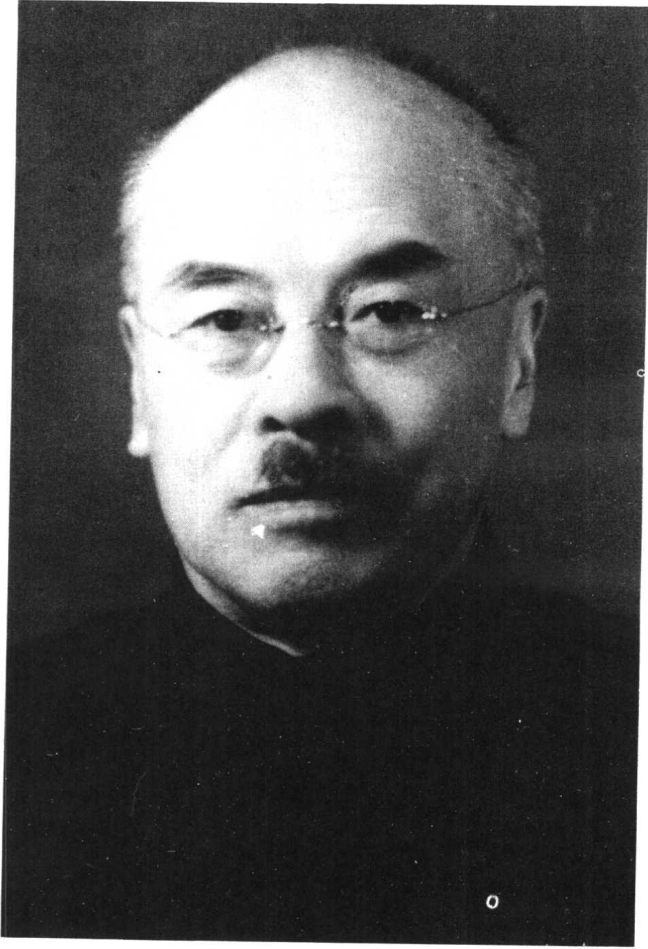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1.875印张 7插页 45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54—1061—8

I·859 定价：32.50元



楊蔭杭先生(老圃)

《說文》載：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余使北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壓兔也。《考爾雅》載：西方有比肩獸，其名謂之壓，不言壓兔。《呂氏春秋》載：北方有獸，其名曰壓，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郭璞註爾雅》言：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逐共行，土俗名之曰壓鼠。《夢溪》所指即此。《本草綱目》載：契丹及交河北境有跳兔，頭目毛色皆似兔，而爪足似鼠，前足僅寸許，後足近尺，尾亦長，其端有毛，一跳數尺，止則蹶仆。此即壓鼠也，土人掘食之。凡此所言，皆與博羅之法勞鼠、亞刺伯之耶爾巴相符。可知《爾雅》所謂比肩獸固確有是物，即蒙古人所食鼠也。特蒙古人所食鼠類猶不止此。西比利亞有鼠曰亞拉太加 (Alactaga)，蒙古廣野有更格鷹鼠 (Kangaroo rat)，喀爾麻克人食一種睡鼠 (Dormouse)，與馬酪羹食，以為佳肴。《元朝秘史》有食鼠二種：一曰 Kuchugur，一曰 Tarbagat。此即唐所謂鼯鼠矣。

唐

入申報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2029/2026

220353



## 前言

楊絳

我父親楊蔭杭（一八七八—一九四五）字補塘，「老圃」是他常用的筆名。所謂「遺文」的「遺」，不是「遺留」的「遺」，而是「遺失」的「遺」，檢拾到的只是一部份。

日本中島碧教授（一九八六年曾翻譯〈回憶我的父親〉一文。她的朋友小野信爾教授（專研中國現代史）看到這篇譯文，記住了「老圃」的名字，在京都大學歷史研究室看到中國舊《時報》上有這個署名的作品。中島長文教授得知後，特地趕到那裏去收集了若干篇，複製寄我。當時我自揣沒有能力收集，擱置了多年。最近，在大連工作的范君旭倫，因我的〈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裏提到鍾書和我父親「詩文上有同好；有許多共同的語言」，特搜出〈申報〉上我父親的舊文幾篇，發現和〈管錐編〉中某些片段題目相同，內容相似（其實各有所見，並不一樣），不禁

大有興趣。他把所找到的多年舊《申報》逐日檢看，找出大量署名老圃的《時評》、《常評》以及《東方雜誌》上的一篇長文，都設法複製下來。他出於愛好，盡心盡力，把放大鏡照著，手抄了他所收集到的全部《常評》和部分《時評》，並加上新式標點。他把複製件連同手抄稿，託人帶給我。當時我得了輕微的腦血栓病，亟需休息。樂貴明君慨然願幫我整理，要去了范君送來的複製件和手抄稿。他和朋友、助手們翻閱了手抄稿，也出于愛好，利用北京借閱報刊之便，在范君所輯的基礎上，又加以增補。范君因我曾說『如出書，繁体得改简体』所以手抄稿用簡體字。可是舊文所涉內容，只能用繁體字表達。樂君等利用計算機，和一群年輕助手都不惜眼力，按複製件排印出全部《時評》和《常評》的繁體大字底稿。

遺文幾乎全是二十年代《申報》上的《時評》（偶亦稱《社語》）和《常評》（亦稱《常談》，和《時報》的《上下千秋》同一性質）。《時



評》評論當時的國家大事以及當時有權有勢的大總統、內閣總理、督軍、省長、巡閱使、部長等輩。《常評》涉及的題材很廣很雜；有一般性的常識，也有學術性的攷訂。那時候我父親任《申報》社副總編輯。評論文章往往一天一篇，有時兩篇（也有時一篇都沒有，可能因為同時兼營律師事務）。看來《時評》針對當時的『專電』，立即下筆，立即發稿；《常評》也是觸事生感，隨寫隨刊，都未曾收集修潤。

我父親生前對自己出版的書，都不屑一提。若不是鍾書告訴我，或友輩偶然發現，我全不知曉。《譯書彙編》裏他有什麼翻譯，《東方雜誌》上他有什麼文章，我都沒听他說過〔註〕。他精心鑽研、計劃而撰寫的《詩騷體韻》一書，只為未能達到他要求的完善，去世前把稿子毀了。如今把他七十年前隨筆寫來、隨手擲去的舊文，從斷爛朝報中清理出來，他是否會贊許呢？我很惶惑。不過我相信，七十年前的《時評》，多少有助於我國史料；七十年前的《常評》，也仍能擴充我們的知識。所輯遺文，不分

《時評》《常評》，但憑發表日期排列先後，因為看了內容，一目了然，不必分別標出。

整理這些舊文，只能依憑舊報紙。舊報紙上字跡模糊，不是個別幾個字，而是連著好多行、甚至連篇模糊，磨清煞費功夫。我父親熟讀經史，補習訓詁小學，通曉多種外語，他下筆時不自覺地引經據典，這又易導致標點的疏誤。所引用古書上的文字，尤其引用訓詁小學的僻字、怪字，很難查稽。古籍大多沒有索引，有的連目錄都沒有。查一個模糊的字，常得轉彎抹角，從這本書找到那本書，有時竟尋不到線索。有一次，翻遍全書也找不到所引的原句。我說：『准是爸爸隨筆寫來，引用錯了。』鍾書說：『爸爸決不引錯。』他思索一番，恍然說：這位作者還有逸文呢。找來一看，果然找得原句，填上了闕失的字。我遇到不能解決的疑難，總得向鍾書求救。他看到稿子裏有共同興趣的篇章，常神往地說：『我若能和爸爸相對議論，該多有趣。』反正他幫我是應該的事，我不必道謝。我們

一夥整理者，在工作中能多識幾個字，多讀兩句書，也不無補益。苦的是模糊的芝麻點兒細字、太小看不清，放大了更難認；一面查書，一面對著模糊的芝麻點兒反復比擬，仔細捉摸，大非易事。耗損了大力幫助的青壯年朋友們寶貴的時間和心思，我十分疚感，特向他們致以深摯的謝意。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

整理者：楊絳

搜輯者：范旭侖、樂貴明、小野信爾、中島長文

整理助理者：樂貴明、范旭侖、王子平、劉濤、田奕、紀紅、孫小玲等二十一位

【註】：一九九零年復旦大學鄒振寰先生來信說：他在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發現了我父親近四十篇譯著「其中有許多見解具有相當之價值」；他正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 作者簡歷

楊蔭杭，字補塘，筆名老圃，江蘇無錫人。

一八七八年 生于無錫，受業于私塾。

一九零年 由父母之命與同鄉唐須葵訂婚。

一八九五年 考入北洋大學堂（當時稱『天津中西學堂』）。

一八九七年 轉入南洋公學。

一八九八年 與唐須葵結婚。

一八九九年 由南洋公學派送日本留學。九月，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當時稱『東京專門學校』）。

一九零零年 春，在日本東京與同學楊廷棟、雷奮等成立勵志會；下半年，創辦《譯書匯編》。

一九零一年 在日本東京創辦《國民報》。暑假回無錫創辦勵志分會。

一九零二年 四月，早稻田大學本科卒業。回國。七月，與同學雷奮、楊廷棟同被派

往譯學館（前北京同文學院）譯書。

一九零三年 譯學館停辦，回鄉與留日同學蔡文森、顧樹屏等在無錫創辦「理化研究會」。在《時事新報社》、上海《蘇報》社任編輯、撰稿工作。為《大陸報》（前《國民報》）撰稿。

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 在上海為報社撰稿，兼在中國公學、務本女校、澄衷中學教課。

一九零五年 暑假回無錫，在蒞實學堂公開演講，鼓吹民主革命，導致清庭通緝。

一九零六年 年初，潛逃日本。九月，經考試，入早稻田大學研究科，專研法律。

一九零七年 七月，通過論文，獲早稻田大學法學士。即到美國入賓西法尼亞大學法學院。

一九一零年 授賓西法尼亞大學法學碩士。（論文《日本商法》于一九一一年在美國出版），遊歷西歐及其它國家。秋，返回家鄉。

一九一一年 在北京政法學校任教。為清室肅親王善耆講授法律。辛亥革命後辭職回南。在上海《申報》館任職，同時任律師職，為上海律師公會發起人之一。

- 一九一三年 任江蘇高等審判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駐蘇州。
- 一九一四年 調任浙江高等審判廳長，駐杭州。
-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 調北京，歷任京師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司法部參事。
- 一九一九年 辭官回無錫，大病。
- 一九二〇年 在上海《申報》館任副總編兼營律師事務。秋，全家遷上海。
- 一九二三年 遷居蘇州，專營律師事務。兼為報刊撰文。
- 一九二四年 購買並修建蘇州廟堂巷寓所。
- 一九三四年 小中風，停止律師業務。
- 一九三七年 日軍入寇，逃難避居香山。十一月，妻病故。
- 一九三八年 避居上海，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任教。
- 一九三九年 葬妻靈巖山繡谷公墓。
- 一九四一年 將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職位讓與錢鍾書。
- 一九四五年 勝利前夕，回蘇州寓所，中風去世。

# 目錄

一九二零年

一邱之貉	一
死灰中之斬內閣	二
自作孽	三
平心談	五
娶妾之罪惡(一)	六
娶妾之罪惡(二)	八
夾袋中之討伐令	一零
論宗教	一一
今之時局	一二
中國人嗜賭之特性	一四
誅心	一五
段家將	一七
禁煙之笑談	一八
湘事與和議	二零

家庭改良之第一步	二一
早婚與濫婚	二三
上海華人應自建公園	二五
再論倚賴心	二六
張作霖與徐樹錚	二八
政客與蒼蠅	三零
度德與量力	三二
續論倚賴性	三四
調停聲中之奇聞	三五
晉陽之甲	三七
我之快樂觀(一)	三八
我之快樂觀(二)	四零
我之快樂觀(三)	四一
鄉曲主義與大一統主義(一)	四三
鄉曲主義與大一統主義(二)	四五

兵諫	四七	釋法	七零
剛復「他」用	四八	政爭	七二
說本行	四九	釋盜賊	七三
積極之金科與消極之金科	五零	對付罪魁之辦法	七五
民國以來之兵禍	五二	說犬性	七七
兄弟鬩于牆	五三	政事犯與常事犯	七九
說時(一)	五四	惡言考(一)	八零
說時(二)	五六	惡言考(二)	八一
說時(三)	五八	國會問題與道德問題	八三
說時(四)	六零	止戈爲武說	八四
說時(五)	六二	共和國以道德爲立國之本	八五
內訌時代之常識	六四	太平新義	八七
談史(一)	六五	虜獲品	八九
談史(二)	六六	新舊之北京	九零
談史(三)	六七	今小學(一)	九一
談史(四)	六八	今小學(二)	九三
成敗	六九	今小學(三)	九四



今小學(四).....	九五	錢神論與錢本草.....	一六
俗話(一).....	九六	爆裂物.....	一八
俗話(二).....	九八	新銀團與軍黨.....	一九
俗話(三).....	九九	扶箕(一).....	二零
俗話(四).....	零零	扶箕(二).....	二一
天時人事.....	零一	新銀團與內政.....	二三
黔驢故技.....	零二	新銀團與田賦.....	二四
軍民分治之起點.....	零三	新銀團與鐵路.....	二五
巡閱使制度.....	零四	滑稽之統一與滑稽之分裂.....	二六
護法之末路.....	零五	號馬考.....	二七
說慶.....	零六	新銀團與華資.....	二九
保定會議.....	零九	兩頭政府.....	三零
我之廢督說.....	零一	責任問題.....	三一
談蟹.....	一一	武人之外交.....	三二
說瓜.....	一三	天才.....	三三
夏二子.....	一四	謹頌布帆無恙.....	三五
大勢.....	一五	嘗糞狗吠之雄.....	三六